

筠

軒

文

鈔

序

臨海洪氏兄弟多才俊先是有坤煊者以諸生負文名
朱宮傅石君師視學時生擬成公綬嘯賦賞異之拔爲
選士至都館於家以壬子科得第不永年而卒其弟曰
頤煊震煊頤煊字筠軒震煊字楷堂最好學亦爲石君
師所識拔阮雲臺中丞筆記稱臨海兩生精研經訓或
過齊次風侍郎者也予主講浙中與中丞及王蘭泉少
寇以古學課詁經精舍諸生見兩洪生撰著古書尤多
越數年而筠軒亦貢成均授經於藁城以所刊文鈔見
寄閱其文多証明經史之作與世之浮華佻巧學無所

得者殊予嘗惜鄭康成六藝論不傳欲輯十七史志議禮之文及天文地理異同之說合之漢魏六朝人文之足證佐經學者爲一集題曰六藝通論未及成書而世人方見予問字堂集有訾以爲不合唐宋八家體格者蓋明季以來以八比課士其選唐宋人文集多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不知古人當日亦自行胸懷隨其學之所得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率意成文不肖修飾邊幅亦如真英雄之視井底蛙耳八家中韓退之學識最高無背聖哲之論柳子厚則多出八所見僻隘畧如其人歐陽永叔不惑二氏

之學持論甚正然漢議不合於經蘇子瞻經學典禮甚疎其文實天下之才也予嘗恨學不深苦文不逮意每與筠軒諸人同志者言之又不肖爲違經無益之言今觀筠軒所作先得我心宜其兄弟見賞於石君雲臺兩先生筠軒進猶未也近館於安德平津館與子商撰尚書今古文義疏及校訂古書將爲五經異義補證櫟堂從邵楚帆學使游亦將以夏小正注疏寄予刊刻而予早衰輒有假年學易之歎倘因仕學餘閒擁古書銷永日有所成就以遂闡揚古學之志固夙昔之願否則幸同志者繼成其事無一字背先聖之言無一言爲欺世

之學筠軒兄弟其人也嘉慶十一年六月七日撰於安
德使署孫星衍

筠軒文鈔目錄

卷一

呈孫淵如夫子書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三呈孫淵如夫子書

禹都陽城考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周禮六官論

鄭康成不應罷從祀議

與朱謂卿書

答李生書

釋魯郊

釋封禪

卷二

重建曝書亭記

春秋日食占變說

勾陳大星辨

書步天歌後

南宋中興四將論

春秋天子不頒歷說

大戴禮記跋

書山海經後

與孫與人書

詁經精舍策對略

卷三

竹書穆天子傳序

竹書紀年序

孔安國獻古文尚書辨

浙江漸江考

漢淮陽置郡考

古文敘錄

夏小正注序

與宋德輝書

論說文與叔子百里書

卷四

文王受命說

與季子潤功書

書易緯稽覽圖後

昔陽肥邑考

庠沱河考

與劉初泉書

書藁城縣志後

霍山爲南嶽解

台州古蹟記

卷五

曾氏一貫論

孔子壁中書考

周九鼎入秦考

擬州縣請立靈星祠議

書史記後

書漢書地理志後

漢志水道考證序

吳王濞封會稽三郡考

禹都陽城續考

宅記

卷六

忌日不祭議荅淵如夫子

期喪在任行禮議荅淵如夫子

漢置五經博士考

孟喜京房易皆古文辨

鄒平伏生墓辨

黃帝龍首經序

牟子序

書鄭志後

子路死衛孔悝之難論

先府君行狀

卷七

諸葛亮論

介者夔拜釋

圈豚行釋

春秋戰國大河考

楊子雲上甘泉羽獵長楊三賦年月辨

史記天官書補證

書洛陽伽藍記後

書杜工部年譜後

宋洗冤集錄跋

卷八

孔子三朝記序

管子義證序

台州刺史杜雄墓誌銘跋

列仙傳序

春秋豫章考

荅胡墨莊編修書

荅郝蘭皋農部書

荅胡孝廉培翬書

昆季別傳

筠軒文鈔卷一

臨海洪

呈孫淵如夫子書

頃示許叔重栗主結銜以洊長爲大銜太尉南閣祭酒爲小銜此論極確生兄弟歸檢後漢書得四證漢三公府本有祭酒之官周澤傳云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蔡邕傳云中平六年董卓爲司空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胡廣曰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其證一也百官志太尉屬官下有黃閣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許冲上說

文表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者或如東曹西曹之例不必盡以黃閣冠之其證二也令史舊注百石自中興以後不說石數其官甚微故三公府得自辟除百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又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是長本大于令史其證三也許君本傳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于家漢制令長尊孝廉不能直除故周澤傳云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龜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浚長故史云再遷除浚長與周澤傳官階

正合其證四也得此四證太尉南閣祭酒六字或可依
正史刪去未審先生以爲何如嘉慶庚申閏四月廿六
日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前論許叔重栗主結銜蒙中丞謬以爲可後數日臧君復持書來據唐六典親王府有東閣祭酒西閣祭酒各一人晉初從公以上並置東閣西閣祭酒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蓋與東漢太尉南閣祭酒爲一例生近復檢得衛宏漢官舊儀云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

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稱司空南閣祭酒陳元始知東漢三公府西曹下本有此官得此一證非惟當日之官閥顯然可爲范史舉孝廉三字增一佐據并許君之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其見重于當世不徒五經無雙可知矣舊儀又云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詔選諫大夫議郎諸侯王傅僕射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取治劇足知東漢令長皆取選于三公府四科辟除許君當日以太尉南閣祭酒除涑長亦其舊制然也唯所稱太尉書無

文究不知爲何人辟除耳嘉慶庚申五月十一日

三呈孫淵如夫子書

前年在武林西湖獲侍函丈與論許叔重栗主結銜二書阮中丞已列入詁經精舍文集生近游藁城重檢後漢書復得一證西南夷夜郎傳云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案桓帝嗣位上距安帝建光元年許冲上說文時已二十七年是時許君猶存足證冲上書言父病並非病篤不起范史書浚長據終後而言先生之說爲確不可易且冲上書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慎本從逵受古學考逵本傳云和帝永元三年以逵

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兼領祕書近署則許君從學於達當在此時故說文自序云粵在永元困頓之季此記其撰書之始時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積二十一年至建光元年始克成書上之冲云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案宦者蔡倫傳云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和熹鄧皇后紀云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官人許君校書東觀卽在此時馬融傳云永初四年詣東觀典校祕書十年不得調許君典校時

融猶在東觀融以延熹九年卒年八十八桓帝初年止
六十八許君從學於遠卽在弱冠自永元八年下距桓
帝初年亦必七十有餘歲矣其齒視融爲長故范史本
傳云馬融常推敬之良不誣也請再質之先生嘉慶壬
戌八月九日

禹都陽城考

孟子云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趙岐章句云陽城在嵩山下史記集解引劉熙注云今潁川陽城是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辭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卽天子位蓋是時舜子居河北平陽禹避至河南陽城因諸侯之朝遂定都焉古文之說如此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妄謂禹都安邑漢屬河東郡其地在河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陽城者避商均時非久居也案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注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

陽翟也考漢志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漢志因注禹國于陽翟下班史去古未遠其言自是不謬尙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正義引或云陳畱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孔安國傳云桀都安邑陟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書序又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孔安國傳云三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孔冲遠不知其謬從而爲之疏云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

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
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
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不知漢
書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注應劭曰古埧尋史記正義引
括地志云斟尋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汲郡古文云
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是桀都斟尋不都安
邑今本竹書紀年云帝癸元年卽位居斟尋十三年遷
于河南河南疑卽禹陽城故都三十一年商自陬征夏
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股商
師征三股戰于郟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是桀先都

斟尋次都河南及鳴條戰敗出奔三股仍欲退保斟尋
故城蹤跡甚明是終夏之世未嘗都安邑也豈復有東
南涉河之迂道如書傳所說者哉故自皇甫謐謂禹都
安邑古文陽城之跡反晦而書傳反與之合亦足爲僞
古文尙書出于皇甫謐之一證竹書紀年帝禹元年居
陽城今本反改作居冀以就謐說今人往往信僞古文
尙書而反以孟子史記汲冢古文爲疑吾不敢以爲然
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禹貢降水據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河故虜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鄭君注尙書云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郿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博考羣籍鄭君之言信而有徵其證有五禹貢經文次降水于大伾之後則降水當在大伾下流鄭君注大伾云在脩武武德之界漢志河內郡共故

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脩武武德與共同屬
河內郡其地相近其證一也漢志鉅鹿郡鉅鹿下云禹
貢大陸澤在北若以信都絳水富禹貢降水則同在今
之順德府故鄭君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
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云水在
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其證二也漢書
溝洫志賈讓言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
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又云遮害亭西十八里
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
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

陽南郭門入至隄下王橫亦云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與太史公所言禹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故道相合其證三也溝洫志云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又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此正鄭君之所據則自漢以前皆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其證四也漢以前古音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竝讀如洪故孟子云洛水者洪水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楊倞注云鴻洪水也書曰降水

警予說文絳讀若鴻皆與其聲相近若作絳則破讀矣
故鄭君云水土之名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
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禹貢降
水當以鄭君之言爲正桑欽雖傳古文尙書而班固不
言古文以爲絳水或欽亦兼采今文家說故其言與鄭
君違也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右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二百卷日本西條掌院記山井鼎所撰東都講官物觀補遺嘉慶丁巳夏阮雲臺夫子視學兩浙以日本元板活紙本再雕于琅嬛僊館以一本贈頤煊頤煊始得卒讀是書據凡例所引各本有曰宋板者足利學所藏刻本有曰古本者足利學所藏寫本有曰足利本者本學所印活字板本有曰正德本者明正德注疏本有曰嘉靖本者明嘉靖注疏本有曰萬歷本者明萬歷注疏本有曰崇禎本者明汲古閣注疏本今中國所行惟萬歷北監本崇禎汲古閣本而已

餘不可悉得也。頤煊偶以他書所引證之如隨大亨貞貞上有利字升積小以高大以下有成字柏舟髡彼兩髡髡作仇月令鞠有黃華鞠作菊與釋文所引本同曲禮主人辭不能亨亨作烹檀弓從若斧者焉從上有吾字鄉飲酒義所以致絜也絜作潔與初學記所引本同坤象曰履霜堅冰冰下有至字檀弓使子路問之子路作子貢禮器二者天下之大端矣矣作也與藝文類聚所引本同羔裘彼其之子其作已衡門可以樂飢樂作樂論語舉一隅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文選注所引本同雜卦姤遇也姤作遘王制示弗故生也示作亦學記

燕辟廢其學辟作譬與唐石經本同緇衣敝予又改爲
兮敝作弊曲禮酒漿處內內作右檀弓凡在宮者殺無
赦宮作官祭統論撰其先祖撰作譔與太平御覽所引
本同他如桓公六年疏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开官氏开
作并與韓勅碑同可訂今讀作开之誤襄公二十八年
傳武王有亂臣十人亂下無臣字與論語釋文同可爲
攻僞古文尙書者增一左證定公四年傳殷民六族殷
民七族民作氏古人氏族並稱不可謂避唐諱也洪範
五者來備者下有是字後漢書李尋傳作五氏來備古
氏是通用後人誤衍一者字又曲禮客踐席乃坐作客

踐席主人乃坐檀弓還葬下有而無槨三字王制屏之
遠方上有不變王三字樂記五成而分下有陝字表記
不犯日月上有君子二字義皆長于今本山并鼎稱足
利學所藏古本爲唐以前物蓋亦可信其不誣矣惟盤
庚作福作災作依福依災依當是作字之譌微子之命
序殺武庚庚作康古文康庚字相近君牙率乃祖攸行
攸作道攸本作道因譌作道秦誓斷斷猗斷斷作黠黠
卽說文韶字之譌亦惜材力有限尙不能考覈精當耳
昔人謂文選注一字一縑頤煊于此書亦云喜公之嘉
惠後學重雕是書而獲至寶也因畧書所見于卷尾嘉

慶庚申五月廿三日

周禮六官論

周禮以天地四時分爲六官大宰爲天官司徒爲地官
宗伯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司寇爲秋官冬官雖亡司空
之職也賈公彥周禮正義序據唐虞官制言之稷爲天
官司徒爲地官秩宗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士爲秋官共
工爲冬官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者鄭君云初堯冬
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
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
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顧
煊謂上古洪荒初闢天與民近故帝王設官必以天事

爲首務左氏述少皞氏之官曰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
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
司閉者也又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
司地虞書贊堯首言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
辰所首舉者皆天官也後世庶政繁興民與天遠故堯
初年唯命羲和爲四岳分掌四時末年庶績多闕乃分
岳事置八伯皆王官至舜卽位遂設百揆之職以總理
庶政夏商以降民事多而天事少周禮六官凡言天者
馮相保章之職僅屬春官天官所掌皆百揆之任沿其
名而改其實其制與堯時異矣鄭君云稷爲天官者蓋

堯時止有四官司徒所掌皆春官兼之故大戴禮千乘篇云司徒典春司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周禮旣以百揆之任爲天官而以稷所掌分屬地官此亦一代之變制非唐虞之舊法也蓋自古帝王掣制無不法天白虎通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或三等者法三光也又云京師者何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千里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推之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三公法三台九卿法北斗凡大祭祀大典禮莫不皆然漢儒解經猶能窺見此情至宋元以後天學絕置不講而反以六天帝爲荒謬不經

之談吁是可怪也已

鄭康成不應罷從祀議

孔子之志在六經故後世之從祀孔庭者當以傳經之功爲斷鄭君生當漢末章句繁多羣言淆亂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定鄭君囊括六藝屏斥俗儒範模正旨誠百代之儒宗千秋之絕業也明嘉靖九年議更祀典張璁據程敏政議謂康成注書無關於聖人之旨罷從祀夫程氏所謂聖人之旨者乃宋元以後空談性命之學也孔子生當周季遺文片義皆當從周秦以前之語言文字求之若乃膠執臆見謬襲異說是猶陟泰山而上丘垤探河海而酌蠡測也其去聖人也遠矣

國朝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

特允儒臣之請仍

命從祀孔庭今謹次第康成傳經之功以補前人之遺
議周易秦火未焚漢初傳之者衆劉向以中古文易校
諸家經或脫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氏易亡
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釋上下經有合于聖人以
傳釋經之旨鄭康成注賈氏易厥後荀爽王弼皆從康
成所定之本迄今千餘年不變是康成之有功于周易
其當祀一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古文尙書唯孔安

國傳其業漢世未立學官從之者少至鄭康成從賈逵校定古文爲之訓釋其義由是古學大明今雖篇什散佚而微文大義猶有散見于諸書者是康成之有功于尙書其當祀二也鄭康成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後得毛詩爲之箋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而且訓詁章句悉衷于爾雅能使聖人表章之功千載如見是康成之有功于毛詩其當祀三也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周官經六篇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鄭康

成從馬融受周官作周官注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今世之所傳皆其本是康成之有功于三禮其當祀四也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己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鄭康成雖未注左氏而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發明左氏之功爲大是康成之有功於春秋其當祀五也論語者孔子之遺書漢興傳之者三家鄭康成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以齊古讀正凡五

十事使聖人之微言不絕是康成之有功于論語其當
祀六也他如孝經大傳中候乾象歷天文七政論毛詩
譜孟子注緯書魯禮禘祫議六藝論答臨孝存周禮難
駁許慎五經異義莫不博綜條貫芟削繁蕪其書雖或
傳或不傳大抵今世學官所傳周易毛詩周禮儀禮禮
記皆鄭君之本然則鄭君之從祀于孔庭雖百世不易
可也謹議

與朱謂卿書

鄂不館題楣乃阮雲臺夫子丁巳視學至台以贈頤煊
震煊者前託繪圖承問花狀案小雅常棣之華毛傳云
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移王伯厚詩考引韓詩
序云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詩云
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是詩人所咏本作常棣移故說文
云移棠棣也棣白棣也二種本別爾雅釋木云唐棣移
常棣棣唐常聲相近故二字得相假借其實名移者當
作常名棣者當作唐也秦風山有苞棣毛傳云棣唐棣
也論語唐棣之華何平叔集解云唐棣移也春秋繁露

竹林篇引論語本作棠棣字猶可證經典單言棣者皆
曰棣言華者皆夫移邢叔明疏爾雅于移下引陸機疏
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
曰或赤六月中大如李子可食于棣下引陸機疏云許
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
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面微圓子正赤如郁李
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關西棣樹今
無從目驗而知小雅夫移似卽江浙所有之郁李也司
馬相如上林賦云隱夫萸棣郭景純注云萸車下李也
棣實似櫻桃藝文類聚引禮記疏云夫移一名萸李一

名鬱梅一名車下李一名鬱證以經傳亦復相合鄙見
如此請再參考得實不致見誦通人幸甚嘉慶辛酉三
月十九日

答李生書

接手札并尙書雜問博考堯典舜典分合甚詳而有法以頤煊所聞周禮春官鄭司農注引堯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王充論衡氣壽篇引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皆漢人以舜典合于堯典之證不僅如王光祿尙書後案所引也舜典六朝所行有三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元帝時豫章內史枚瓚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脊綴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

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之今釋文所錄舜典注王肅本也孔沖遠正義本與釋文所引王注不同姚方興本也一切經音義引尚書俱稱孔安國唯舜典篇稱范甯集注是卽俗間所續范注本也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案漢書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授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是秦延君說今文二十九篇止百萬言不應說堯典篇目兩字卽至十餘萬言桓譚所譏疑未得其實足下以爲

何如餘不悉宣

釋魯郊

左氏桓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杜元凱注云啟蟄夏
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此說非也案春秋書郊十一見
于正月者四見于四月者五周正四月乃夏正二月禮
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君注云迎長
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鄭正據春秋爲說孔
沖遠正義引杜氏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啟蟄爲中
氣考周髀算經逸周書淮南子通卦驗並以啟蟄爲二
月節考工記云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說文云鼓春分
之音是周時啟蟄本在二月鄭君引易說云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夏正者以建寅爲歲首非謂郊用建寅之月也說文云禾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又云春分而禾生夏日至暑景可度禾有秒古人時候早二月已耕故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當時魯本有二郊春秋所書正月之郊卽冬至圜丘之郊四月之郊卽二月祈穀之郊鄭君謂魯無圜丘之祭是據常禮而言圜邱之祭諸侯之僭禮也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君以爲魯郊魯郊用辛不卜不用辛則卜故有三卜郊四卜郊之文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躬耕帝

籍月令紀候用夏正非周公所作不可以注此經也鄭
君於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注云建卯於明堂位魯君孟
春祀帝于郊注云建子之月說本不誤王肅聖證論牽
引月令之文說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所穀
是誤以周正爲夏正杜元凱據之以釋春秋孔沖遠又
從爲之辭曰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
春分未過仍得爲郊真臆說不可通矣因作此以正之

釋封禪

世謂封禪之名不見於六經案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剡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又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又云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是六經未嘗無封禪也太史公首引尙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以爲封禪之始下又引周官冬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祇論語或問禘之說爲證白虎通說封禪云增泰山之高以配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是封卽周禮南郊祭天禪卽

北郊祭地古者天子巡守所及必祭天以告至管仲曰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此就東方言之非謂封禪者必在泰山也禮不王
不禘故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鄆上之黍北里
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
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此乃一時之託言非封禪之禮經也晚周巡守不行郊
祀禮廢秦皇漢武議復封禪諸生昧于所見言人人殊
宜無怪其然加以方士怪迂阿諛苟合之徒附會符瑞
之說然後封禪之名乃大壞其實南北郊日月星辰山

川神鬼之祀本見于周禮竝非鑿空之談故始皇禪梁父采太祝祀雍上帝所用武帝封泰山詔如郊祀太一之禮太一者卽周禮冬至圜丘所祀北辰耀魄寶是當日所用典禮猶知釐正故太史公撰封禪書重舉郊疇之禮而於方士荒誕之說略致微辭猶得六經本旨而後世迂腐之儒動訾封禪其毋乃爲方士所愚也哉

筠軒文鈔卷二

臨海洪頤煊

重建曝書亭記

曝書亭者秀水朱竹垞先生之所建也案先生曝書亭文集亭舊在嘉興梅會里苻谿詩集序云予十七避兵夏墓旣而徙練浦之南再徙梅會里曝書亭著錄序云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里卽先生之所居也先生所居本以竹垞得名有南垞北垞垞之中有池四面皆種竹先生詩云垞南宜得翠筠看上番移來近百竿昨夜疾風吹拔木老夫

差喜竹平安蓋指此也池之南爲曝書亭亭藏書凡八萬卷著錄者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是卽高士李君之所贈宛平孫氏無錫泰氏崑山徐氏之所借鈔者也亭之建雖不知勑自何年觀集中載曝書亭絕句曝書亭得孫學士都下札詩大抵在歸田後所作鴛鴦湖櫂歌注云余近移居長水之梅谿父山在其北橫山在其南著書硯銘云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可以得亭之槩矣亭久就圯嘉慶丁巳秋阮雲臺夫子視學至禾中捐俸重建于是賢士大夫交相歌詠傳爲盛事一時曝書亭之名復新噫人生

泡影耳亭臺花木頃刻化爲煙雲惟書之名能爲不朽
孝經援神契云書者如也釋名云書亦言著也著之簡
紙永不滅也嘗見世有富厚之士每不屑致力于書卽
或勉存皮閣而非其性之所好不再傳蟲殘鼠囓又安
望有人從沒世後緬想其丰采而爲之重建其庭宇耶
先生承文恪公之後詩文爲本朝大家越今百餘年其
風流猶在故卽有宏揜羣雅之人爲之尋訪故跡修葺
舊居則此亭之興廢蓋早視乎其人矣聞梅會里當先
生時有周青士質王介夫翊范遵甫路朱近修一是王
千明訪沈山子進李振公麟友皆以詩鳴朝夕過從故

居皆與曝書亭相近倘有好事者爲之搜訪遺迹附祀
亭中俾得于風宵月夕之下吟咏其間亦大韻事也是
又不能無望于禾中諸君子云是爲記

春秋日食占變說

春秋災變最重日食左氏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大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君不舉辟移時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梓慎對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是古者日食唯二分二至不爲災過此則皆災也其占法見于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

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杜元凱注云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是專以日食所在分野視其國之所受災漢書五行志劉歆左氏董仲舒公羊劉向穀梁推春秋日食皆本此術故五行志云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脩政其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此乃其大略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入郢必以庚辰日月

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杜元凱注
云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故災在楚
鄭君十月之交辛卯日食箋云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
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鄭君以日食日辰辨其
陰陽生尅以定吉凶雖本于詩緯推度災亦左氏之遺
法也惟五行志京房推隱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
黑臣弑從中成之形志又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
黃臣弑而不卒之形志又引易傳凡食二十占其形二
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
九年其占法與左氏錯不知其術之所出耳

勾陳大星辨

勾陳之名不見于史記天官書今世所謂勾陳大星天官書謂之太一甘氏星經謂之天皇大帝論語謂之北辰也何以明之案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鵠冠子云太一者天之中央惟太一常居不動處天之中央故爲天之樞紐論語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卽此星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鄭君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君注云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帝甘氏星經云天皇大

帝一星在鉤陳口中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
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正與論語
衆星環拱之義相合自隋丹元子作步天歌云北極五
星在紫微宮中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
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其第四星爲后宮第五星爲
天樞又別出太一一星在天一南又別指一細星爲天
皇大帝謂其星常隱不見見則有災案天官書云中宮
天極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后宮之屬鄭君注
檀弓云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
三者爲次妃天官書不別出鉤陳者後句四星卽鉤陳

也晉書天文志亦云鉤陳後宮也北四星曰女御宮八
十一御妻之象也竝不以北極第四星爲后宮第五星
爲天樞是步天歌所指北極五星卽古之鉤陳賈逵張
衡蔡邕論極星皆謂不動處厥後歲差漸移極星亦隨
之而移故近世臺官於冬至前後卯酉二時測勾陳大
星折中以定北極猶見古法若如步天歌所指北極五
星與今測勾陳大星相隔尙遠豈得指以爲天之樞紐
乎賈公彥周禮疏引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官有五帝
座星卽文耀鉤所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
受制其名赤熒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

制其名叶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晉書天文志云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座也華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座設叙順帝所居也今世儀象志所測紫微垣有句陳六星而無五帝內座五星是後人以內座五星與天皇大帝誤指爲鉤陳六星而以後句四星反指爲北極五星此誤之甚者也

書步天歌後

上古星言簡質次舍與今不同步天歌參七星中三星兩旁肩股四星中又三小星爲伐案毛詩三星在戶傳云三星參也不兼左右肩股而言考工記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鄭君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是參可并伐稱矣步天歌室壁各兩星毛詩定之方中鄭君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考工記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鄭君注云營室元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是室壁可并爲一也步天歌分二十八星爲二十八舍史記天官書所錄無壁星律書又別

出二十八舍之名以建星易斗狼弧易井鬼罰易觜又柳名爲注畢名爲濁昂名爲留是古所稱二十八舍者亦不專指此二十八星也天官書分經星爲五官中曰紫微東曰房心南曰權衡西曰咸池北曰虛危巫咸甘石三家分中外官以在二十八宿已內之星爲中官以外之星爲外官位次見開元占經步天歌以中官爲紫微垣又分南宮星爲太微垣東宮星爲天市垣又分二十八星爲二十八宿位次頗爲變亂李淳風撰晉書天文志在步天歌之後以在二十八宿已內星分爲五官以二十八宿已外星附于後可知當時亦不盡用其法

也自鄭樵通志略載之謂其書句中有圖言下見象宋
元明諸儒皆尊信此書後世臺官惟知三垣二十八宿
之名而古法遂蕩然廢矣

南宋中興四將論

語有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南宋建炎初年金人背盟二帝北狩東南不絕如綫高宗以中主優柔牽制卒能成中興之業者將之力也世以張韓劉岳爲南渡四將而史以伯英爲冠考本傳伯英握兵最早江淮羣盜半爲所平號爲張鐵山其勇健有過人者苗劉之亂伯英首先勤王劉平叔以所部至伯英卽釋舊憾韓蘄王來自海上伯英喜不自持以劉寶兵二千借之始克奏臨平之勲盡忠報國方之韓岳曷有愧焉劉平叔律身不嚴馭軍無法雖爲當時所詆但世爲名將一

時將卒多出其門故職掌兵枋得與張韓鼎立觀其援
汴京討李成苗劉爲亂獨憚平叔其儒雅亦可概見惟
黃州之役馮檝貽書請選精兵伏其歸路可使匹馬不
還平叔不能用此則其大謬也韓蘄王精勇絕倫大小
凡百餘戰未嘗敗北金山之拒兀術請哀大儀之圍撻
孛授首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岳鄂王天畀神力智
勇兼全而又忠義性生激發士卒故所向無不披靡鄜
城之戰何滅于昆陽矣圍楊么之擒有過于雪夜人蔡
韓岳兩軍對峙金人不敢窺江淮以南者正天之所以
限南北也所惜者蘄王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兀術鑿

渠通江斬王不覺鄂王師捷朱仙鎮兀朮欲奔汴京金牌之召痛哭班師功敗垂成業隳一旦後人或有議其不妨從權者然此亦天意不可以此而語純臣也故論中與四將戰功當以韓岳爲第一張次之劉又次之史之所次張居韓先岳在劉後考韓宣和中平方臘雖已從王淵有功而高宗任用終不及張故高宗勅張俊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又張韓劉同以建炎中授節度使岳至紹興四年始授清遠軍節度使且岳在諸將中年最少故居四將之末然則此四將之次以位望論竝非以人品與戰功言此又論世者

所不可不知也

春秋天子不頒歷說

春秋列國未嘗用周天子正朔周天子亦未嘗頒歷于諸侯也孔子撰春秋用魯史紀年而不用周正其彰明較著者固無論矣其他見于左氏者文十七年鄭子家遺書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陳事襄二十二年傳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卽位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其所引用卽晉鄭之紀年

也若當時列國皆奉周天子正朔當舉周正以示尊王之義不應獨用私史故左氏文十一年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襄九年傳云晉侯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襄三十年傳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也皆錯舉列國紀年竝無一語及于周正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竝未云頒于邦國其云頒告朔于邦國不過舉十二月所行之典禮頒之諸侯諸侯至每月之朔朝于廟告而行之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

之視朔竝未云頒歷于諸侯也左氏桓三年春正月杜
元凱注云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頒也其
或違常失不頒歷故不書孔冲遠正義引劉炫規過云
天王失不頒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以傳無異
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
是王室猶能頒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
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
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頒魯人何得
擅改光伯此言可謂篤論故左氏云天子有日官諸侯
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

于朝明其事不相統繫故劉歆三統歷所述有周歷魯
歷之不同晉太康中得汲冢紀年周幽王以後皆以晉
魏紀年後人不知春秋天子不頒歷列國亦未嘗用周
天子之正朔而今本紀年東遷以後盡改周正此蓋襲
杜說之誤而不知其事之非古也

大戴禮記跋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第三十八以上今亡中間又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八十二以後四篇存者三十九篇許叔重五經異義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引明堂俱作盛德記不知何時析出明堂篇故今本有兩七十四存者共四十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云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今存者有三十八篇疑司馬貞所見本已有明堂篇又合制言上中下三篇爲一故云三十八篇歟今本大戴禮記二十四篇有注十六篇無注隋唐志皆不題作

注人姓氏至王伯厚始指爲北周盧辯景宣注案魏書
儒林傳序永熙中於顯陽殿詔祭酒劉歊講孝經黃門
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景
宣於此篇不應無注蓋亦後人傳寫脫佚之證矣

書山海經後

山海經卷九卷十三末俱有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結銜三十九字案漢書儒林房鳳傳云鳳擢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百官公卿表云成帝綏和二年侍中光祿大夫王龔子卽爲衛尉二月遷其云遷者卽遷爲光祿勳次年哀帝建平元年四月龔猶爲光祿勳故此書結銜云侍中光祿勳臣龔稱侍中者其加官也劉歆傳云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

室有材行爲侍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復領
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本以
奉車都尉兼光祿大夫秩同比二千石故此書結銜先
稱奉車都尉後稱光祿大夫歆傳又云初歆以建平元
年改名秀此書結銜已稱臣秀其改名當在四月丙戌
以前所稱皆與史合校治猶今官書之分校領主省猶
今官書之總裁太常屬臣望官卑史無其人房鳳傳又
云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
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
龔許歆遂共移書責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

先帝所立於是出龔等補吏西漢古文未立學官故傳業者少至劉歆始發明之龔所見與歆同蓋亦明習古學之流其與歆同領主省也宜哉

與孫與人書

得手教并示竹書紀年校本是書殘舛譌脫幾于不可
刺目蓋汲冢原文周平王東遷以後本以晉紀年晉滅
以後以魏紀年水經注諸書所引甚明不知何時晉魏
紀年皆改從周王觀路史引桓王十二年秋秦侵芮桓
王十七年楚及巴伐鄧太平御覽引周隱王二年齊地
暴長七丈餘高一尺似在北宋時已有此本也其中證
以羣書所引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武侯二十六年
卒今本魏武侯止十六年韓世家索隱引紀年云晉桓
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若山

卽懿侯也在魏武侯二十二年今本在烈王二年是時
武侯止十三年晉世家索隱按紀年魏武侯以桓公十
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竝以桓公十五年卒以今本校
之魏武侯之卒當在烈王二年韓哀侯之卒當在安王
二十四年今本非惟裁減魏武侯紀年卽晉桓公紀年
亦譌舛不足信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
侯立威侯七年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
王朝梁顯王元年鄭城邢上注云自此韓改稱曰鄭宣
王卽威侯也古威宣多通用今本鄭宣王朝梁在隱王
元年今王立五年矣豈有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之事

索隱引梁惠成王後元十一年韓昭侯猶在昭侯卽于是年卒威侯七年亦當在今王二年不得與梁惠王會于巫沙張儀列傳索隱引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韓世家集解亦云魏哀王十九年紀年于此說楚入雍氏楚人敗其時張儀已死十年則張儀之卒在今王九年當次隱王五年不得次在三年蓋由淺識人改晉魏紀年以從周王勢不得不刪紀年以就史記而又不詳考前後年次故其繆亂遂至于此頤煊近日方校治是書俟繕寫完畢當錄呈正唯足下留神

詁經精舍策對略

史記載尙書多孔氏古文說有百篇之序然及周公揃蚤雷風葬畢之事殆兼有今文家說與

洪頤煊曰堯典宅西曰昧谷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鄭傳古文今史記反作昧谷牧誓如熊如羆史記作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說文离字注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文選東都賦注引歐陽尙書說云螭猛獸也史記作離本今文也

洪震煊曰五帝本紀云便在伏物史記索隱引大傳文周本紀紂囚西伯于羑里閔天之徒求美女文馬

之屬獻紂以釋文王亦見尚書大傳凡此皆參用今
文家說也古文一家之學而今文立于學官齊魯大
師無不傳今文者伏生親見百篇雖亡書數十篇而
其說實信而有徵則參用今文未爲過也

年表紀甲子始于共和之元上一格題庚申等字次格
爲裴駟引徐廣歲在庚申之語或以甲子爲徐廣所增
然乎否乎

洪震煊曰十二諸侯年表庚申等字列干支以紀元
是史公本文顧或疑爲徐廣所加并有謂古術百四
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上一格

爲宋以後校刊者所增此則非也案超辰之法特始于劉歆三統曆耳太史公固不言也天官書云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據此則知歲星行十二年適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又云十二歲而周天假令有百四十四年超辰之說則必將云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十矣故自太初元年丁丑直推至共和元年無可疑也且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是歲爲乙未王莽傳于始建國五年云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服虔注云倉龍太歲也傳又云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

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是爲

天鳳八年歲星在申太歲在巳上距高帝太歲在乙

未巳二百二十七年夫三統作于王莽之前雖具超

辰之法而其時已不用超辰如此星衍案超辰者歲星也歲星行有餘

度故積久則超所謂龍度天門非太歲也太歲超辰則年上起月月上起日與之俱超豈理也哉後

漢書律厯志太史令虞恭治厯宗祈等議云四分厯

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申上四

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

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蔡邕議亦云漢元年歲在

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此所謂歲卽太歲

蓋本太史公年表之法且天官書明云太歲在甲寅
鎮星在東壁亦可知太史公當日以干支紀年正無
容執超辰之說疑年表庚申甲子等字爲後人所加
也

史公言孔子序尙書無年月疑則傳疑今推步家有帝
嚳唐堯甲子何所本與

洪頤煊曰今厯有甲子紀年起于劉歆三統厯竝不
以此上推上古厯年故記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
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
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仍用歲星紀年自皇甫

謚撰帝王世紀始用甲子裴駟引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卽今推步家所本乖古法矣

世家有孔子以鮒至安國世有博士如世祿之家王安石訾之豈知言與

洪震煊曰索隱補序云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代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何閒然此唐人據實之言終勝宋人鑿空之論也

厯書第四厯術甲子篇終于建始豈史公本文與

洪頤煊曰索隱引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

韋稜云褚顓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
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漢書王式傳云沛褚少孫
亦來事式問經數篇今篇末記及建始正其所補也
太初元年是丁丑乃云闕逢攝提格漢志又云太歲在
子何也

洪頤煊曰漢書律厯志云乃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
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
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
初本星度蓋古人紀年專用歲星必得上元本星度
然後可以知歲星寅歲居丑正月晨出斗牽牛卯歲

居子二月晨出婺女虛危所謂歲名焉逢攝提格者
卽天官書所謂歲陰淮南天文訓所謂太陰之行度
也自劉歆三統厯以庚戌爲上元本星度下推太初
元年當得丁丑于是改太陰爲太歲而後世紀厯者
因之故漢志有太歲在子一句而史記無之是卽三
統厯之原文史記之歲陰漢書天文志卽謂之太歲
太初元年本丁丑而云在子者以所紀冬至在元封
六年故曰太歲在子也但以太初元年本星度推太
初以後歲星則合推太初以前歲星則差三統因創
爲超辰之說後漢書律厯志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

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者百四十四年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故王莽傳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八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所謂歲指歲星倉龍指太歲以三統丁丑求之自太初元年至王莽時止一百一十餘年歲星尙不超度尙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按太歲在未歲星在午而云在巳者太初元年至此已二百七十一年超一辰故也大抵史記用上元甲寅入算可以不用超辰三統用上元庚戌入算

不得不用超辰其立法雖異而其用算則同以此知太歲卽太陰不必分爲二也

洪震煊曰太初元年是丁丑而麻書乃云年名焉逢攝提格者蓋太初始用寅正創立麻法而攝提格等名不過借以紀數非必謂太歲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蓋謂如太歲在寅則歲星在亥日以正月次于亥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正月斗建寅以是定太歲在寅如前年歲星在子日以十二月次于子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十二月斗建丑以是定太歲

在丑推之十二歲皆然周官注又云樂說歲星與日
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然則今厯太歲非此也所
謂今厯太歲卽指東漢超辰一輩言耳蓋太歲不超
辰而歲星超辰則百四十四年後歲星與日不能常
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故云非此也厯書之年名卽
天官書之歲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
星果居丑則應以十一月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
一月斗建子則太歲應在子而今謂在寅以此知年
名歲陰非太歲也太初元年太歲自在丁丑以歲星
在子故也其前一年爲元封六年太歲在丙子以歲

星在丑故也漢書律厯志云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閏
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
建星太歲在子所云中冬十一月乃元封六年之十
一月也漢高帝元年歲在乙未歲星當在午而紀云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則歲星尙在未亦以前
年之冬言之也淮南王之元年當漢文帝之十六年
歲亦在丁丑而天文訓云淮南元年冬太乙在丙子
太乙卽太歲實丁丑而謂之丙子亦在前年之冬也
史記借歲陰以定歲星所在而太歲不言而自見漢
書則直以歲星命太歲所在而不用歲陰紀數雖異

實同也

漢書古今人表分上中下本于文子豈得謂之臆撰與
洪頤煊曰古今人表分爲九等其曰上上中上上下
云者卽王制班爵之次也其曰聖人仁人智人愚人
者卽文子所定之名也

地理志多本古文說大坏大别昆侖積石之屬今悉用
新說移易處所猶得謂之信而好古與

洪頤煊曰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水經注引鄭注
云大伾地喉也沈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
武德之界書正義引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武德故城

在今武陟縣東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以河南岸之
山言之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夏
本紀集解引鄭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書正義不
檢全文妄謂漢志無大別因據偽孔傳謂大別在荆
州元和郡縣志乃以漢陽東北之魯山當之不知左
氏定四年傳云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史皇謂子常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
別吳在漢東楚在漢西旣云濟漢而陳則大別之在
漢東明矣何得云荊州也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有
弱水昆侖山祠張守節秦本紀正義謂之小昆侖卽

禹貢所謂昆侖釋文引馬融注云昆侖在臨羌西書正義引鄭注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皆是若爾雅釋水云河出昆侖虛山海經云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又云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渤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星衍按古言昆侖在西北河水入蒲昌海伏流出于積石之山今言昆侖在西南河水不伏流不經蒲昌海以此爲異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河源在其間卽此山之西北隅元史載世祖命篤什求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名火敦腦兒

火敦譯言星宿也今復考河源去星宿海三百餘里與雲南金沙江近皆非禹貢之昆侖也地理志金城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李賢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積石是也太平寰宇記龍支縣本漢允吾縣之地屬金城郡近人謂李賢誤認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積石不知其實與漢志合也

洪震煊曰溝洫志載禹道河至于大伾又云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其所云平

地疑卽大伾蓋一成之山猶平地耳班鄭之說暗合也

今世所傳古書爲藝文志不載何故

洪頤煊曰今世傳周秦古書爲藝文志所不載者據隋書經籍志周易類有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釋文引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漢志易傳本有韓氏二篇漢志本于七略故不重出此篇雜史類有越絕記十六卷子貢撰崇文總目云或曰子胥案此書下載春申君及紀年至建武二十八年乃後漢袁康所作星衍案本書外傳本事篇云或以爲子貢所作一作說子胥所作後人述而記之則此爲古書袁康續

增于論語類有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案此書後耳與孔子家語乃王肅所撰以證僞古文尚書者竝非孔鮒也如禮類有大戴禮記十三卷小戴禮記二十卷大戴八十五小戴四十六合之卽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雜史類有汲冢周書十卷此書本不得之汲冢鄭君注禮杜預注左傳皆引之卽所謂周書七十一篇是也舉此條足知當日古書經向歆父子校定詳審精核勝于隋志餘如張弧之僞子夏易傳毛漸之古三墳書豐坊之魯詩世學吾邱衍之晉乘楚檣杌雜出于唐宋元明人假托矣

洪震煊曰宋王應麟作藝文志考增入二十六種真偽雜出未爲盡善

循吏傳與酷吏竝列豈取于寬猛相濟之政與

洪頤煊曰史公序循吏於儒林之前序酷吏于儒林之後最有深意序循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序酷吏云民變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故於傳贊云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自後世有貪酷殘酷之稱始以酷吏爲惡名非史公之本意也

作史莫難于表志史漢之後范史則有司馬彪補志三國六朝諸史表志或具或不具列代典禮略見于三通宋徐天麟作兩漢會要止就本書編次此外漢事尙多其事猶可補與唐五代已來皆有會要三國六朝無之有能纂輯成書略言體例與

洪頤煊曰後魏書天象志乃張太素所作南齊志大半本于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載戶口祥瑞乃多載圖讖于七史最爲下劣宋志兼載魏晉隋志并及五代亦非體例杜佑通典馬端臨通考鄭樵通志三書皆史志之總匯也惟鄭樵學識淺陋頗多紕繆

宋徐天麟撰兩漢會要上採班范二史其外可補者
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劉珍東觀漢記今傳于世再
採李賢後漢書注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
語注司馬彪九州春秋衛宏漢官舊儀蔡邕獨斷應
劭風俗通義以及鄭君三禮注何休公羊注說文隸
釋隸續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漢制詳加攷校當更完
備東晉以降南北分支帝系一門當更詳別又九品
旣興門第日貴封建門可補氏族反切初起四聲盛
行文學門可補音韻餘如徐氏之舊例可也

洪震煊曰魏收志及于碑刻鄭樵首稱夫氏族意謂

會要增此二門必有可觀

編年始于漢紀濫觴于通鑑而春秋有長厯可考三傳事迹尚可博搜與

洪頤煊曰以春秋長厯爲經以三傳事迹爲緯再博采三史國語國策管子晏子淮南呂覽說苑新序諸書凡有涉于三傳者以人繫事以事繫年其無年月事迹可繫者再仿左氏春秋外傳體例當更精也